

又逢春运抢票季,我忽地想起了老邵。老邵年近六旬,虽然体格依然强健,但黧黑的脸颊已被风霜覆得满是皱褶。他已出来打工很多年,前些年他曾在我们单位做门卫。那时逢上我值夜班,闲来无事,常弄点花生米和榨菜,小酌二两,独饮无聊,于是把他喊来共饮。老邵是个幽默的川腔“话匣子”,边慢喝边听他天南海北地侃侃,挺有意思。

后来,我俩相继离开那个单位,但断断续续还有联系。老邵为人厚道,因此我装修新房时曾请他帮着买建材、监督施工。他很负责任,我便很省心。不过迁入新居后,就再也没听到老邵的首信,我猜他大概回老家了。早前听他说过,想再多攒点钱,尽早给儿子找对象办婚礼。

去年腊月的一个周末,一个陌生的苏州本地号码打我手机,接通了,竟然是老邵。他已在我家楼下,想请我帮个忙。我赶紧把他请进家里,没想到他还拎来一箱牛奶。时光如梭,虽然仅三四年,老邵竟已白发苍苍,而且还略微驼背了。他一脸焦急地请我帮他在网上抢购回家过年的火车票。我赶紧打开电脑,发现,年前开往成都的火车票已售罄。

老邵更加焦灼了。我问他:“咋这么晚才买?”他低声说:“这刚才定下来回去啦?”我随口追问:“为啥突然决定要回去啦?”话音刚落,心里却又猛地后悔了。因为老邵长叹了一声,目光更加阴沉。我猜,他老家也许出了什么意外变故。果然,老邵低着头说:“前年初,俺娃子承包了开山炸石的活儿,可不小心出

了事儿,惹上了官司,现在还在牢里。俺一年半没去看他了,老伴在老家身体不好,也没办法去。前天,狱警来电话,说俺娃的情绪越来越不好,建议过年时家人去看看他,不然别人的家人过年都去看望,唯独俺们不去,怕俺娃会更……”老邵话没说完,竟哽咽着抹起了泪。

我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。他内心其实一直很挂念儿子,空下来就会想,儿子在里面过得好不好?几次想回去看儿子,可是想到来回路费,又作罢了,觉得还是为儿子多攒些钱更重要,于是他近乎拼了命挣钱,白天在工地上做小工,晚上又寻了一份保安的差事……

也就两杯茶的功夫,老邵要紧着走,说该去上班了。我答应老邵,近几天,只要有空,就守在网,看看有没有人退票。然而,接下来四五天,我不知道登录了多少次购票网站,却毫无所获。老邵每晚一个电话,总是不停地重复着“不好意思,实在不好意思,给你添麻烦了”。麻烦,我倒没觉得,我只是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寝食难安的急切心境。我曾建议他坐飞机。我查了,廉航打折票九百多块钱,比火车硬座贵六百多。老邵果断拒绝了。

那几天,我和老邵一样焦躁,心底的疼与痛随着春节的临近而一点点加重。直到腊月二十三晚上,妻子无意中说了一句:“你不是有航空积分吗?可以兑换里程呀!”我匆忙登录手机APP查询,又电话咨询航空公司,算下来,再花360元就可以买到机票了。一番周折,飞往成都的机票总算订好了,但我没有告诉他积分兑换里程的事儿,只是草草地骗他说找朋友帮忙忙的事儿。老邵激动了,竟又在电话另一端哽咽了。

老邵从未乘坐过飞机,腊月二十七,我把他送进虹桥机场。近乎衣衫褴褛的老邵过安检时,我猛然发现,短短几年,他其实已老得不像样子了。说不清为什么,一时间我竟思绪难平了。父亲,就像老邵这样,身材矮小、其貌不扬、平凡无奇,更无身份地位可言,然而,他们对儿子的牵挂与付出却是真实的、真诚的、无怨无悔的,父爱永远都是那样厚重、那样执着、那样感人至深!返回路上,我紧握着方向盘,任凭泪水静静地流淌……

飞往成都的父爱

王欣



群山在耀眼的红晕下露出层层皱褶,向遥远的天边绵延而去。金色的草地似起伏的波涛在银色的湖岸滚动。天地相融的光,照在晶莹闪亮的湖面上,冬天的青海湖辽阔无垠。这是一年四季中,青海湖最荒芜、寂寥的日子,但也是最明净、澄澈的时节。逐水草而居的牧民,遵从世代沿袭的生活习惯,接受大自然富有生命气息的召唤,准备把夏秋季节迁至大山深处的牛羊帐房,转移到避风、温暖,离湖水不远的地方。此时,湖岸干爽、发黄的草地成了最好的冬季牧场。牧人们选择理想的草地,撑起帐房,安置好家当,又一次认真地面对漫长的冬季。无非是守望湖水、神山,转动玛尼,吟诵吉祥祈福的经文,眯着眼睛看着黑色的帐房里飘出的阵阵炊烟。

站在阒无人迹的草原上,感受光与影在冰封如玉雕般圆润的湖面上微妙的变化。看上去,有些地方像一面平滑、巨大的镜子,在曙色中闪烁着橘红的光泽;有的地方则像水蛇般扭动着淡蓝色的身子,那是因为湖水结冰的过程是缓慢的。而湖边那曾是夏日里浪涛喧嚣的边缘,早已凝固成一道道优美的弧线,在橙色的湖岸旋转、舞蹈。

冬日的阳光光芒四射,亲吻着青海湖的湖面和岸边每一根吮吸着地下水源的草根,尽可能地让每一个新鲜的生命,在静默的蓝天白云下无限伸展。

南山脚下,紧挨着湖水的地方长着一棵挺拔的白杨树。虽然低调普通,但因为生长在日月山以西,海拔3000多米的湖岸,便有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意义。每一次,经过身旁,或者驻足岸边,凝视着它卓然而立、从容自如的样子,都会心生感喟。许多人以这棵树为背景,或者站在它的角度观赏过青海湖,并留下了无比和谐美的画面。

冬日青海湖空阔的荒芜里,还暗藏着出奇的生命世界。封冻的湖面下,唯一的水生物种青海湖裸鲤在相对温暖的深水里游动,等待春天产卵洄游的日子。有着可以食用的有机物和淡水的泉湾,那杂则滩涂以及布哈河沿岸,还有那些冬季不封冻、人畜不易进入,有水草和浮游生物的湿地、长着芦苇和苔草的浅滩,都为从俄罗斯北部、西西伯利亚以及我国新疆巴音布鲁克等地陆续迁来的天鹅,准备了良好的育雏区和栖息之地。由于近几年保护措施得当,冬季在青海湖流域见到上千只天鹅,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。

我有过这样的经历,在荒芜人迹的青海湖畔凝望深邃的夜空发呆,看到的星星要比平日里看到的大得多、亮得多。通常,这样的夜晚极其寒冷。冷得彻心扉,冷得心无旁骛。如果说,夏日的湖色彩明朗、鸟语花香、面朝湖水、春暖花开,那么冬天的青海湖便是站在荒凉的山岗,面对月亮、苍穹、冰雪和金黄色的针茅草领略大自然,大自然纯粹的本色、原始的力量,让身心自由,精神融入天然的安宁之地。

旅行

谁叫咱是“刚丝”来着?上次《老炮儿》莅临多伦多,我们没有错过,这回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来袭,我们又去捧场。订票时上Cineplex院线网站搜索,发现影片英文名为“I am not Madam Bovary”,“我不是包法利夫人”。

片名往往集中概括反映影片内容,属于诉求性语言,具有商业广告宣传推销的特征,要求在第一时间吸引眼球。《黄飞鸿》在国外发行时没有直译为“Huang Feihong”,而是模仿好莱坞名片“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”——美国往事,改名为“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”,“借船出海”抓住了观众的荷包。

考虑到国外受众缺乏背景知识,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试图搭《包法利夫人》这趟车,招徕外国观众。不过《包法利夫人》虽是经典,但在大众文化至上的北美市场里,似乎也讨不了什么乖。更主要的是,李雪莲是小镇开餐馆卖牛骨汤的中国乡下妇女,“我不是包法利夫人”自她口中而出,不符人物身份。

说到这里,不禁想起《老炮儿》的英译名“Mr. Six”。不同社会的人有不同的认知系统。在美国,Mr.

片名翻译有玄机

(加拿大)张焜

Six是2004年出现在电视广告上的老头,秃顶满脸皱纹,着燕尾服戴宽边眼镜,形象滑稽。把《老炮儿》译成Mr. Six可能使美国观众联想到电视上那位搞笑的老头,似乎难以提起观众对影片太大兴趣,倒不如原译名Fading Wave(潮汐退去)来得有味道。好莱坞有重拍西部片《真实的勇气》(True Grit),该片中片的独眼警长科格伯恩满嘴粗口却行侠仗义,是真实勇气的化身,兴许借机把《老炮儿》译成Hutong Grit(胡同硬汉)或Beijing Grit(北京硬汉),更贴切,更能吸引观众。

总的来说,这些年中国电影的英译有了显著进步。就我们看过的影片来说,有些片名译得不错,以前那种死译的做法不见了踪影,英语表达也更地道。例如,《分手大师》直译成“The Breakup Guru”,梵语guru使人联想起无所不能的大师,更具戏谑色彩,更契合影片内容;《非

诚勿扰》意译为If you are the One(如若你是意中人),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意译成Finding Mr. Right(寻找如意郎君),《七月与安生》意译成Soul Mate(灵魂伴侣),《唐山大地震》意译成After Shock(震余)……都比较契合影片内容,也比较容易在观众心中引起共鸣。

也不乏改善空间。比如《1942》译为Back to 1942(回到1942年),感觉不吸引人,没有反映出影片描绘的震撼历史画卷。《煎饼侠》译为Jian Bing Man也欠妥,大概译者想借影片《蝙蝠侠》(Batman)的东风,但国外观众会感觉莫名其妙,大概会猜出影片讲的是一个什么人(man),但估计没谁知道Jian Bing是啥玩意儿,也难明白讲的是个啥故事。

近年来,中国电影逐渐走出去,进入全球市场,影片翻译是个必须时时面临的问题。而片名是吸引观众的第一印象,要让人心动进而手动,自然应该仔细考量。不管怎样,我们还是期待能在国外看到越来越多精彩的国产大片,期待能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被引进影院,一起来为中国电影喝彩。



边看边聊

独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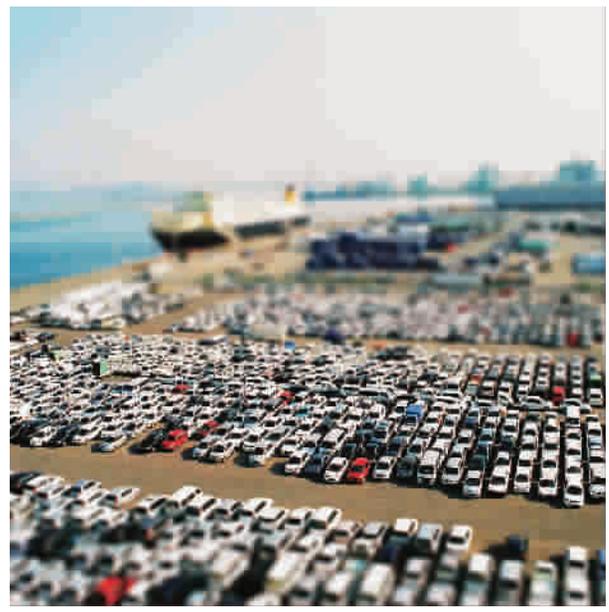
何军

独自坐在台阶上,一个人的形态。低处,放大仰视的视角,与一棵树对视,从高楼林立中分辨星点。其实,很多时候,人悬在半空。坐着,更低处,难得。今夜,我努力安静地坐着。一个人,和自己相处。忙碌的车流,无奈或精彩,一条条鱼,忽明忽暗,上浮下沉,不知疲倦,游来游去,似乎漫无目的,没有尽头。现在,我坐在岸边;不久,也许仍会重新变成一条鱼,不知流向何方。但至少,此刻,我是自由的。

我起身,赶在第一缕曙光诞生之际。迎面一阵风,轻轻的,拥抱我。我解开衣衫,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有个年轻人正往鱼塘里下饲料。我用告诫的口吻说:“周围有那么多草,怎么不割草下去,饲料很贵哦。”年轻人说:“现在的鱼不吃草。”我瞥见水面上一群游动的草鱼,语气变得坚决:“不可能。”我以前干过喂鱼的活,实践过,有发言权。年轻人的表现并没有冲淡我的兴致。我走到小沟边,意外地发现了久违的水浮莲,一种猪很爱吃的植物。我想起从前大姆家三头猪为争吃水浮莲打架的事,它们的吃劲曾经刺激过我的食欲。我要再看看猪如何争吃水浮莲。

我提了几株水浮莲走进猪舍,丢进食槽里,猪们一个个懒洋洋地走过来,长嘴巴像探雷器似的往水浮莲探了探,一转身走回去躺下了。我大失所望,人会变,甚至会忘本,但猪是畜生,怎么也跟着挑食起来了呢?这么看来,刚才不是小伙子懒惰,是草鱼真的不吃草了。大姆说:“现在的猪不吃水浮莲。”我问为什么?她说:“因为它们不饿。”我说:“饿了什么都吃。”有道是:饥不择食。大姆说:“别看猪笨,倔强得很,不吃就是不饿。饿它?饿一天就躁,饿两天就躁,饿三天就倒,饿到第四天,就死给你看。现在一头猪可卖两千多元,难为它,就是难为自己的口袋了。不怕它吃得多,吃得好,就怕它不吃!”她顺手把水浮莲捞起来,说:“你们要是还吃这个,我可就惨了!”



福园码头

林淡岩 摄

刁嘴时代

杨子明

人们说,现在的孩子娇气矜贵。广东人把“难得的高贵”叫矜贵。望着这些大腹便便、养尊处优的猪猪,我居然也说出“矜贵”这个词。她说:“是啊。不过,是先有‘矜贵’的人,然后有‘矜贵’的猪。”大姆特意加重“矜贵”两字。矜贵时代,无论是人、是鱼、是猪还是其他,嘴都是很刁的。



“朱”字本义有不同的三个识定,臆举解析。一,识定“朱”为赤心树木。“朱”指赤心树木。《说文》:“赤心木,松柏属。从木,一在其中。”段注:“朱本木名。引申假借为纯赤之字。”“赤心不可象,故以一识之。”甲文朱的竖中有加点与作横(图一1.2)两式。“朱”兼有象形和指事的特点。“朱”字由木和点(横)两个构件组成:“木”象树木之形,“点(横)”是指示性符号,标在木中,象征赤心树心(赤心木泛指松柏类,有的树干横切面中部芯呈红色,但并不明显,此赤心说牵强)。就像主体是木,短横指树下的“本”与短横指树上的“木”表示字义一样。朱姓起源,传说是在原始农耕社会生活在中原林地的一支民族群体,对赖以生存的树木尤其赤心木本能地产生出依恋敬畏崇拜心理。他们把这种赤心木叫做朱木,当做族徽和图腾,把自己称为“朱”氏族,从此代代繁衍。

二,识定“朱”乃“株”的初文。朱是“株”的先文,这里还有互相违和意的树干、树墩、树根的“小三识”。“朱”从木,竖中的短横(点),强调“树干”意,而株的树干字义化出指整个植物体,植株。又作植物量词,一株桃树。“株”另有树墩与露出地面的树根两义,成语守株待兔的株是指树墩;株连、株戮等则是朱的树根之间牵连义化出的词,指一人有罪而牵连他人而被杀害,株连九族(诛九族用诛不用株)。取法中华古文化的日本,股份的一股形象地称为一株,股东们合办的公司就是“株式会社”,即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。

三,识定“朱”是“蛛”之本字。当代有学者提出朱字新识,朱即蜘蛛,是“蛛”的初文。此识论断的一些论据论证不夯实,我梳理指误补充,寻找“蛛”的蛛丝马迹。旧时有用单字“蛛”表示蜘蛛的说法。晋范望与宋《龙龕》等皆云:“蛛,蜘蛛也。”象形的甲文“蛛”(图二1.2)中有款是撑一对螯肢张网捕虫的写实(网形省,图二2)。蛛不仅是形声字,甲文“朱”本身亦如简约的蛛(图一2),伸展的笔画是螯肢、须肢及步足,“六脚”代“八脚”。中部圆点是躯体,因雕刻方便后化点为横。朱作蛛字说可为一些学界无奈识作“形声字”的朱系列字解套。蛛,从玉,有些蜘蛛种类肢体纤细得几乎可以忽略,多种色彩油光发亮的腹体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天然珠宝与珍珠。蛛,从人。一般指侏儒,人如蛛,取其躯体小意思。蛛,从言。有诛灭或声讨意,意在将人的精神或肉体打趴,似匍匐在地的蜘蛛。洙,从水。古水名,洙水是泗水支流,在山东省境内,或许旧时洙水因其河道如蛛状汇聚得名。洙泗,孔子生在洙泗

一带,葬于洙水之旁,后学又在相互切磋争鸣中发展了孔子学说,形成了契合洙泗河道蛛状的不同流派,因此孔子学说也称洙泗之学。还可印证,以蜘蛛为图腾的先民亦是朱姓氏族起源之一。“蛛字说”学者认为,由于蜘蛛血是“大红赤红的颜色”,故朱表示红色意。我用最基本的逻辑三段论推理指其谬误:节肢动物的血液都是蓝的或青绿等色的,蜘蛛是节肢动物,所以蜘蛛血不是红色的。窃以为朱字如果就“蛛说”表示红色意涵,主要出自蜘蛛中往往有毒的红蜘蛛,先人用朱(蛛)藉作红色用字有警醒义。朱砂矿石,归集时朱加部首石作硃。各持己见的“朱”字三识,皆有罅隙难以圆说,拙文不予定夺,权作此“理董概括”:这是红蜘蛛在一株盘根错节的赤心古树上,编织出了扑朔迷离的“朱”字之网。

图一 朱(甲文1.2) 图二 蛛(甲文1.2)



梦笔寻踪